十誦律/卷第 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七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三十七(第六誦之二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雜誦中調達事之二

佛在王舍城方黑石聖山，與大比丘眾七百人俱。爾時世尊中前著衣持鉢，阿難隨後入王舍城乞食。食後往詣講堂，於眾僧前敷坐處坐。調達亦如是，中前著衣持鉢，迦留羅提舍隨後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食後詣講堂隨次第坐，坐已調達僧中唱言：「比丘應盡形受著納衣、應盡形受乞食、應盡形受一食、應盡形受露地住、應盡形受斷肉魚。是五法隨順少欲知足、易養易滿、知時知量、精進持戒清淨、一心遠離、向泥洹門。若比丘行是五法，疾得泥洹。」調達爾時，非法說法法說非法、善說非善非善說善、犯說非犯、非犯說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言說非言、非言說言。佛爾時自約勅調達：「汝莫作方便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因緣事。汝與僧共和合，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安樂行。汝莫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善說善、善說非善、非犯說犯、犯說非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言說非言、非言說言。」調達聞佛如是約勅，不捨破僧因緣事。當佛約勅調達不捨是事，爾時迦留

羅提舍比丘，在調達後以扇扇調達。加留羅提舍比丘，即時偏袒右肩、合掌白佛言：「如佛讚歎頭陀功德，上人調達亦讚歎頭陀功德。佛何以生妬心？」佛言：「癡人！我有何妬心？過去諸佛讚歎納衣、聽著納衣。我今亦讚歎納衣、聽著納衣，亦聽著居士衣。癡人！過去諸佛讚歎乞食、聽乞食。我今亦讚歎乞食、聽乞食，亦聽請食。癡人！過去諸佛讚歎一食、聽一食。我今讚歎一食、聽一食，亦聽再食。癡人！過去諸佛讚歎露地住、聽露地住。我今讚歎露地住、聽露地住，亦聽房舍住。癡人！我不聽噉三種不淨肉：若見、若聞、若疑。見者，自眼見是畜生為我故殺。聞者，從可信人聞為汝故殺是畜生。疑者，是中無屠賣家，又無自死者，是人凶惡，能故奪畜生命。癡人！如是三種肉我不聽噉。癡人！我聽噉三種淨肉。何等三？不見、不聞、不疑。不見者，不自眼見為我故殺是畜生。不聞者，不從可信人聞為汝故殺是畜生。不疑者，是中有屠兒，是人慈心，不能奪畜生命。我聽噉如是三種淨肉。癡人！若大祠，所謂象祠、馬祠、人祠、和闍毘耶祠、三若波陀祠、隨意祠，若諸世會殺生處祠，如是大祠世會中，不聽沙門釋子噉肉。何以故？是大祠世會，皆為客故。」佛說是已，即從坐起入室坐禪。爾時調達作是言：「我調達僧中唱言：『比丘應盡形著納衣、應盡形乞食、應盡形一食、應盡形露地住、應盡形不噉肉魚。』隨何比丘，憙樂是五法者，便起捉籌。」唱已調達及四伴即起捉籌。調達第二復作是言：「我調達僧中唱言：『比丘應盡形著納衣、應盡形乞食、應盡形一食、應盡形露地住、應盡形不噉肉魚。』隨何比丘，喜樂是五法者，便起捉籌。」唱第二語已，有二百五十比丘，從坐起捉籌。調達第三復作是言：「我調達僧中唱言：『比丘應盡形著納衣、應盡形乞食、應盡形一食、應盡形露地住、應盡形不噉肉魚。』隨何比丘，憙樂是五法者，便起捉籌。」第三唱已，復有二百五十比丘，從坐起捉籌。爾時調達，即將是眾還自住處，更立法制。調達作是言：「應盡形著納衣、應盡形乞食、應盡形一食、應盡形露地住、應盡形不噉肉魚，隨何比丘，不憙樂、不忍受是五法者，是人去我等遠，與我別異不共語。」

世尊晡時從禪室起，於僧中坐，告諸比丘：「調達以八邪法覆心，不覺破僧。何等八？利衰、毀譽、稱譏、苦樂、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」調達聞佛說其破僧壞轉法輪，歡喜作是念：「瞿曇沙門有大神通力勢，我能破彼和合僧，我好名聲流布四方：瞿曇沙門有大神通力勢，調達能破彼和合僧。」便如佛在僧中坐時，右舍利弗、目連在左。調達亦如是，右俱迦梨、左迦留羅提舍。時舍利弗、目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往調達眾中，有可化者開導令還？」佛言：「隨意。」舍利弗、目連即詣調達講堂。有一比丘，見舍利弗、目連往調達眾所，宛轉啼哭似木段轉作是念：「如是惡世，舍利弗、目連捨離世尊，反就調達。」佛見比丘知而故問：「汝今何以宛轉啼哭，如似木段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如是惡世，舍利弗、目連捨離如來，反就調達。」佛言：「比丘！若舍利弗、目連捨我去，

更求智慧者，無有是處。」比丘聞佛語，心大歡喜，稱言：「舍利弗、目連！捨如來去，更求智慧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調達遙見舍利弗、目連來，心大歡喜作是念：「瞿曇沙門第一好大弟子二人，今轉屬我。」如佛見舍利弗、目連來時，舉右手言：「善來！舍利弗、目連！」調達亦爾，見舍利弗、目連來，亦舉右手言：「善來！舍利弗、目連！」即遣右俱伽梨安舍利弗，遣左迦留羅提舍安目連。如佛在眾中語舍利弗、目連：「汝等為眾說法，我脊痛小息。」調達亦爾，在眾中語舍利弗、目連：「汝等為諸比丘說法，我脊痛小息。」如佛四褺欝多羅僧敷，以僧伽梨作枕、右脇臥。調達亦爾，四褺欝多羅僧敷，以僧伽梨作枕、右脇臥。時有天神，深愛佛法故，令調達睡，轉左脇臥、鼾睡寐語、嘲呻振擺、斷齒作聲。時舍利弗為諸比丘說法，種種因緣讚歎佛法僧戒，種種呵責說調達過罪惡道分，當墮阿鼻地獄一劫壽不可救。目連即入如是禪定，以是定力於是處沒，出於東方虛空中，現四威儀行立坐臥；入火光三昧，現種種色光：青、黃、赤、白、紫、碧、縹、綠；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現神變已還坐本處。時是眾中五百比丘，見神通聞說法已作是念：「我等或錯墮邪道中。」第二舍利弗復為諸比丘說法，種種因緣讚歎佛法僧戒，種種呵責說調達過罪惡道分，當墮阿鼻地獄一劫壽不可救。目連即入如是禪定，以是定力於是處沒，出於東方虛空中，現四威儀行立坐臥；入火光三昧，現種種色光：青、黃、赤、白、紫、碧、縹、綠；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現神變已還坐本處。第二諸比丘生疑作是念：「我等在邪道耶？」第三舍利弗復為說法，種種因緣讚歎佛法僧戒，種種呵責說調達過罪惡道分，當墮阿鼻地獄一劫壽不可救。目連即入如是禪定，以是定力於是處沒，出於東方虛空中，現四威儀行立坐臥；入火光三昧，現種種色光：青、黃、赤、白、紫、碧、縹、綠；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現神變已還坐本處。第三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我等實錯定墮邪道。」舍利弗、目連即從坐起去，五百比丘亦從坐起去。時舍利弗、目連及五百比丘，俱詣佛所，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。

時調達講堂空無大眾，唯有四伴在。迦留羅提舍先在調達左，調達見目連來，驅迦留羅提舍安目連。爾時迦留羅提舍以是因緣故，以右脚蹴調達，令覺語言：「樂眾調達！舍利弗、目連奪汝眾去。」調達覺已，見講堂空，迷悶墮床。時四伴以冷水灑，還得醒悟，作是念：「我是釋種姓瞿曇大人，不可屈下從他。」語諸比丘：「先有外道法隱沒不了，我今當發起明了住是法中。汝等當知，我從今不復屬沙門瞿曇。」作是語時，即名捨戒。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舍利弗、目連，求調達便疾得其便。」佛言：「不但今世

得調達便，過去世時亦得其便。汝今善聽！」佛即廣說本生因緣，語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射師多諸弟子。師作是念：『諸弟子中第一巧者，以女妻之及四馬車，附釵千箭、千金錢。』其後知一弟子最上巧射，即嫁女與及四馬車，附釵千箭及千金錢。弟子與女同載一車還所住處，道中有千賊，餘人見賊語弟子言：『是中有千賊，莫從此道，為賊所惱。』是弟子發憍慢心，自恃技能，從是道去。時千賊下道側食，是弟子亭車道中，遣婦語賊主：『與我食分。』婦即詣彼語其賊主言：『某射師弟子故遣我來索食分。』賊主作是念：『如是道中遣如是使，必是無畏，當與食分。』諸賊憂愁咸作是念：『我等用是活為？何不殺是人、取是女作婦，取四馬車千箭千金錢用？』語女言：『還去，不與食分。』是女還言：『不肯與我等食分。』更遣往語言：『若汝等不肯與我食分，各起莊嚴來共鬪戰。』即復往語。時彼賊中百人莊嚴來共鬪戰，弟子以百箭殺百人，如是二百、三百乃至九百九十九人，唯留一箭以擬賊主。賊主作是念：『我用是活為？一人殺滅千人。』即起著杖捉弓擩箭。是二人皆善知射，俱相求便。弟子作是念：『我云何當得其便？』即語婦云：『汝小遠於彼歌舞動身，令莊嚴具作聲、舉衣現身。』是婦即於一面歌舞動身，令莊嚴具作聲、舉衣現身。賊主見聞已心動，弟子得便放一箭殺之。」佛言：「爾時射師者，豈異人乎！則我身是。弟子者，舍利弗是。女人者，目連是。爾時賊主，調達是。爾時二人求便得便，今亦求便得便。」爾時世尊，廣說如是本生。

佛在舍衛國，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言破僧者，云何名破僧？齊幾所名破僧？」佛語優波離：「用十四破僧事，若從是中隨所用事。十四者，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善說善、善說非善、犯說非犯、非犯說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非說言說、說言非說。於是中非法說法，偷蘭遮。法說非法，偷羅遮。非善說善，偷羅遮。善說非善，偷羅遮。非犯說犯，偷蘭遮。犯說非犯，偷蘭遮。有殘說無殘，偷蘭遮。無殘說有殘，偷蘭遮。輕說重，偷蘭遮。重說輕，偷蘭遮。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，偷蘭遮。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，偷蘭遮。非說言說，偷蘭遮。說言非說，偷蘭遮。若是比丘非法說法，以是非法教眾折伏眾破和合僧，破和合僧已得大罪，得大罪已一劫壽墮阿鼻地獄中。若比丘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善說善、善說非善、犯說非犯、非犯說犯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說言非說、非說言說。若比丘以是等十四非法，教眾折伏眾破和合僧，破和合僧已得大罪，得大罪已一劫壽墮阿鼻地獄中。優波離！是十四事名破僧。若十四事中隨用何事，亦名破僧。若比丘非法中生非法想，於破僧中生非法見，知破僧是非法，以是心破僧，得逆罪。若比丘非法中生非法想，破僧中生疑，以是心破僧，得逆罪。若比丘非法中生非法想，破僧中生是法見，是人不得逆罪。若比丘非法中生法想，破僧中生法見，是比丘不得逆罪。

若比丘非法中生法想，破僧因緣中生疑，是比丘不得逆罪。」

優波離又問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和合僧？」佛語優波離：「有十四事名破僧；若滅此事，名和合僧。十四者，非法說非法、法說法、善說善、非善說非善、犯說犯、非犯說非犯、有殘說有殘、無殘說無殘、輕說輕、重說重、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說言是說、非說言非說。若比丘非法說非法，以是教眾折伏眾和合破眾，永受天上樂。若比丘如法說如法，以是教眾折伏眾和合破眾，永受天上樂。若比丘善說善、非善說非善、犯說犯、非犯說非犯、有殘說有殘、無殘說無殘、輕說輕、重說重、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說言說、非說言非說。若以是等十四法，教眾折伏眾和合破眾，永受天上樂。是名十四事和合僧。若比丘從十四事中，隨所用事和合僧，永受天上樂。」佛語優波離：「一比丘不能破和合僧，若二、若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亦不能破和合。比丘僧極少乃至九清淨同見比丘，能破和合比丘僧。優波離！一比丘尼不能破和合僧，若二、若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清淨同見比丘尼，亦不能破和合僧。優波離！非一式叉摩尼、非一沙彌沙彌尼、非一出家出家尼能破和合僧，若二、若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清淨同見，亦不能破和合僧。優波離！有二因緣，名破僧：一唱說、二取籌。唱說者，如調達於僧中乃至第二、第三唱言：『我調達作是語。』取籌者，如調達初唱竟共四伴取籌。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擯比丘能破僧不？及隨順擯比丘、助隨順擯比丘，若作擯比丘及隨順作擯比丘、助隨順作擯比丘，若大長老及隨順大長老比丘、助隨順大長老比丘，皆能破僧不？」佛言：「一切比丘皆能破僧，唯除擯人不能破僧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以木棒自打治身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木棒自治身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以木棒治身。治者，突吉羅。」諸比丘以木丸自治身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以木丸治身。治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六群比丘洗浴，以鉋刮身毛脫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洗浴以鉋刮身毛脫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洗浴不聽以鉋刮身毛脫。刮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有比丘名強耆羅，多毛，洗浴已毛中水濕衣爛壞、身體臭穢，是事白佛：「願聽洗浴時以鉋刮去水。」佛言：「聽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以香塗身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香塗身，如

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以香塗身。塗者，突吉羅。」

六群比丘以掌治身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掌治身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以掌治身。治身者，突吉羅。掌有二種：手掌、脚掌。手掌治，突吉羅。脚掌治，亦突吉羅。除手掌脚掌，以餘身分治者，亦突吉羅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就柱治身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就柱治身。就治者，突吉羅。」六群比丘就壁治身、就石治身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就壁、石治身。就治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迦維羅衛國。爾時釋摩男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釋摩男知佛默然受請已，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，還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早起敷坐處，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，唯聖知時。」爾時諸比丘以油塗足，是國多塵土著比丘脚，諸居士婦以兩手接比丘足作禮，然後洗手捉鉢下食。有比丘語居士婦言：「先洗手已捉鉢。」答言：「已洗。若汝不油塗脚上來者，當有何過？」佛見居士婦呵責比丘作如是事。佛食後還僧坊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以油塗足入白衣家。塗足入白衣舍者，突吉羅。若有泥有瘡塗入者，不犯。」

六群比丘油塗頭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油塗頭如白衣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以油塗頭。塗者，突吉羅。若新剃髮、若頭痛、若房舍內塗者，不犯。」

六群比丘莊嚴面目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莊嚴面目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莊嚴面目。莊嚴者，突吉羅。」

六群比丘以莊嚴故畫眼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畫眼如王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為莊嚴故畫眼。畫者，突吉羅。畫眼有五種：一者墨畫、二者空青畫、三者雜畫、四者華畫、五者樹汁畫。若為治病故畫眼，不犯。」

六群比丘腕上繫縷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雜色縷繫腕上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以雜色縷繫腕上。繫者，突吉羅。」

六群比丘縷絡腋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縷絡腋如婆羅門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以縷絡腋。絡腋者，突吉羅。」

六群比丘畜莊嚴身具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畜莊嚴身具自莊嚴身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畜莊嚴身具。畜者，突吉羅。」

六群比丘以臂釧自莊嚴，佛言：「不應畜臂釧自莊嚴。畜者，突吉羅。」六群比丘著指環，如王、如大臣。佛言：「不應著指環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六群比丘著瓔珞，佛言：「比丘不應著瓔珞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六群比丘著縷臂釧，佛言：「比丘不應著縷臂釧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六群比丘以金銀鎖鑷穿耳，佛言：「不得以鎖鑷穿耳。穿耳者，突吉羅。」

長老跋提，本白衣時著葡萄葉鑷，作比丘已本習氣故，猶故著之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是比丘著葡萄葉鑷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著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遮一切莊嚴具故，六群比丘便以幣、帛繩、樹葉、樹皮、木、白鑞、鉛錫作耳圈著，諸居士言：「汝等不著金銀葉鑷，何用圈耳為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以幣、帛繩、樹葉、樹皮、木、白鑞、鉛錫作耳圈著。著者，突吉羅。乃至以草簪穿耳孔中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著耳環，佛言：「不應著耳環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又六群比丘畜約髮寶物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畜約髮寶物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畜約髮寶物。畜者，突吉羅。」又六群比丘著金鬘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著金鬘如王如大臣。」佛言：「比丘不應著金鬘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又六群比丘治爪使白，佛言：「不應治爪使白。治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，得菴羅果、菴羅果羹。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等受菴羅果、菴羅果羹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比丘受菴羅果、菴羅果羹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瓶沙王有菴羅樹常生果，王信敬佛法故問諸比丘：「食菴羅果不？」答言：「食。」王言：「食我此菴羅樹果。」是守果人不信敬佛法，有黃熟好果，留作王分及夫人王子大臣大官分；此果中有生者、青者、瘀者、虫鳥所落者，持與比丘。六群比丘到是處，取黃熟好果已，語守果人：「授與我來。」是人答言：「汝等已取，何須更受？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集比丘僧已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

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先自觸菴羅果，然後從淨人受噉？從今比丘，若自手觸菴羅果，後從淨人受者不應食。食者，突吉羅。如菴羅果，餘一切果亦如是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，遣使至瓶沙王所，讚歎波斯匿王言：「我王善好有福德，四瓶自然有乳滿，以供王飲；自然粳米日滿八斗器，以供王食。」瓶沙王亦自讚歎己國：「我此土有菴羅果常生，樹提居士樹果生妙衣。」瓶沙王即遣信勅守園人，送菴羅果。守園人作是念：「以此沙門取果因緣故，世尊必遮比丘噉菴羅果。」守園人即語王使言：「此園無有菴羅果，所有果沙門釋子先已噉盡。」使還白王：「守園人言：『所有菴羅果，沙門釋子先已噉盡。』」王言：「我亦自知此非果時。若少多有者，可示彼使令知相貌。」守園人得少多果已，往送奉王。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噉菴羅常生果，令灌頂王自遣使索不得？」呵責已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集僧已佛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噉菴羅常生果，令灌頂王自遣使索不得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菴羅常生果不應噉。噉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入舍衛國乞食，得菴羅羹。諸比丘疑不受，作是念：「我等將不墮乞美食耶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不索他自與，得取。」

憍薩羅國一住處僧得施果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五種作淨噉。何謂為五？火淨、刀淨、爪淨、鸚鵡淨、子不生淨。」

佛在芻摩國。爾時阿那律共行弟子口乾病，醫師教含阿摩勒，口可得差。弟子答言：「佛未聽我含阿摩勒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比丘口病含阿摩勒。何以故？口乾病相宜故。」

有憍薩羅國一住處僧得施果，從淨人受未作淨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食外膚，莫食子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樹提居士舉物，客從海中還持一栴檀段，餉樹提居士。居士大富，多金銀、珍寶、車璩、馬瑙、珊瑚等無量。得是栴檀不以在意，即使作栴檀鉢著絡囊中，懸高象牙杙上。作是言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便取。」爾時富樓那迦葉，聞樹提居士為我故作栴檀鉢，即往問言：「汝為我作栴檀鉢耶？」居士答言：「我作栴檀鉢懸高象牙杙上，沙門、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。」富樓那作是念：「居士欲見神

通力。」即挑頭而去。摩伽梨俱賒子、珊闍耶毘羅荼子、尼揵陀若提子、迦求陀迦旃延、阿耆陀翅舍欽婆羅，聞樹提居士為我作栴檀鉢，往詣其所問言：「汝為我作栴檀鉢耶？」居士言：「我作栴檀鉢懸高象牙杙上，沙門、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，非不與。」皆作是念：「是居士欲見神通力故。」挑頭而去。爾時長老賓頭盧頗羅墮，聞樹提居士作栴檀鉢絡囊盛懸高象牙杙上，沙門、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，非不與。聞已詣目連所言：「長老目連！汝知不？樹提居士作栴檀鉢絡囊盛懸高象牙杙上，作是言：『諸沙門、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取者與，非不與。』」目連言：「汝師子吼中第一，便可往取。」爾時長老賓頭盧頗羅墮，過夜中前著衣持鉢，以好威儀行住坐立，往詣樹提居士舍。樹提居士遙見賓頭盧行住坐立威儀清淨著衣持鉢，作是念：「如是比丘行住坐立威儀清淨著衣持鉢，必能取鉢。」居士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合掌向賓頭盧言：「善來頗羅墮！久不來此。」命就座坐，樹提居士頭面禮頗羅墮足，賓頭盧坐已問居士言：「汝實作栴檀鉢盛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：『諸沙門、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取者與，非不與。』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賓頭盧即入如是禪定，便於座上申手取鉢以示居士。居士語言：「如我先語，即便屬汝。」居士又言：「暫與我來。」即取鉢入，盛滿粳米飯授與賓頭盧。賓頭盧食已，便持是鉢示諸比丘言：「汝等看是鉢香好可愛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實爾！從何處得？」賓頭盧廣說上事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為赤裸外道物故，未受大戒人前，現過人聖法？」呵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賓頭盧頗羅墮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呵責賓頭盧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為赤裸外道物木鉢故，於未受大戒人前現過人聖法？」呵責已語頗羅墮：「盡形壽擯汝，不應此閻浮提住。」賓頭盧受佛教已，頭面禮佛足右遶還自房，所受僧臥具床榻盡以還僧。持衣鉢入如是定，於閻浮提沒瞿耶尼現，到已多教化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多畜弟子，起僧坊房舍，畜共行弟子、近行弟子，廣宣佛法。佛爾時遣賓頭盧去不久集比丘僧，集僧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畜八種鉢。何等八？金鉢、銀鉢、琉璃鉢、摩尼珠鉢、銅鉢、白鑞鉢、木鉢、石鉢。畜者，突吉羅。聽汝等畜二種鉢：鐵鉢、瓦鉢。」瓦鉢喜破，佛言：「綴用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綴？」佛言：「應用毛、芻摩、劫貝、麻、文閣草、婆婆草。」彼國多熱故，綴中生虫。佛言：「應解綴，曬已還綴。」諸比丘日日解曬還綴疲極。有一比丘能鍛銅，是比丘白佛言：「願聽以二種物綴鉢：若鐵、若銅。」佛言：「聽用若鐵、若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起欲心故，自截男根苦惱垂死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汝等看是癡人！應斷異，所斷異。應斷者，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如是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斷男根。斷者，偷蘭遮。」復有比丘為作浴破薪故，毒蛇從朽木中出嚙比丘指。比丘作是念：「此毒必入身。」即自斷指，由是指撅。諸居士入寺中見比丘撅指，

作是言：「沙門釋子亦有撅指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斷指？」如是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自斷指。自斷指者，突吉羅。」佛言：「從今有如是因緣，聽以繩纏指，以刀刺出毒。」

有六群比丘往觀伎樂歌舞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往觀聽伎樂歌舞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知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往觀聽伎樂歌舞？」如是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不應往觀聽伎樂歌舞。往觀者，突吉羅。」又六群比丘自歌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歌如白衣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歌。歌者，突吉羅。歌有五過失：自心貪著；令他貪著；獨處多起覺觀；常為貪欲覆心；諸居士聞作是言：『諸沙門釋子亦歌，如我等無異。』復有五過失：自心貪著；令他起貪著；獨處多起覺觀；常為貪欲覆心；諸年少比丘聞亦隨學、隨學已常起貪欲心便反戒。」

有比丘名跋提，於唄中第一，是比丘聲好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聽我作聲唄。」佛言：「聽汝作聲唄。唄有五利益：身體不疲、不忘所憶、心不疲勞、聲音不壞、語言易解。復有五利：身不疲極、不忘所憶、心不懈惓、聲音不壞、諸天聞唄聲心則歡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鐵鉢中食已，置鉢在地濕氣生壞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用弊納著鉢下。」是國中多熱，納衣中生虫，佛言：「應作安鉢物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安鉢物？」佛言：「應以白鑞、鉛、錫作。」作已故生虫，佛言：「應作安鉢棧。」作已瓦鉢棧上墮地破壞，佛言：「應著箱中。」露鉢著箱中相觸作聲，佛言：「聽以弊納裹著箱中。」

長老疑離越比丘，洗瓦鉢置日中日炙津出，語諸比丘：「瓦鉢不淨有膩，比丘不應用食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知故問疑離越：「汝實洗瓦鉢，置日中日炙津出，語諸比丘：『瓦鉢津膩不淨，比丘不應用食。』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從今洗瓦鉢已，不應著日中炙。著日中者，突吉羅。」

爾時比丘有貴價衣，水中浣淨欲裁作衣，以齒齧邊、若共挽裂，此衣處處縱橫破裂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畜月頭刀子用裁衣。」爾時以鷄毛、鳥毛縫衣，縫已易壞褰縮，佛言：「聽用二種針：鐵針、銅針，尖鼻、圓鼻、方鼻。」時諸比丘以衣著膝上縫，縫時皺，佛

言：「敷地縫。」諸比丘敷地縫時土著，佛言：「當以牛屎塗地。」時或有不正，佛言：「聽繩綴四邊。」綴已或有不直，佛言：「處處拼拼。」時或有不均，佛言：「刻木為準。」縫時針難得前，指頭傷破，佛言：「聽著指[打-丁+沓]。」爾時鍼刀指[打-丁+沓]木準，各著異處求覓難得，佛言：「聽以物盛著一處。」綴衣縫時喜壞衣緣，佛言：「聽著偽緣。」此衣舒在外邊喜失，佛言：「聽卷疊。」卷時喜舒，佛言：「以繩繫。」或時風雨污衣，佛言：「聽著覆處。」在覆處著地有虫噉，佛言：「聽打撅著壁上。」時撅頭滑衣墮地，佛言：「聽作曲頭撅。」諸比丘身有長短，有短比丘截縫衣床就身，有長比丘更處處覓求長床，佛言：「聽鑿作孔盈兩頭出，令得共用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六群比丘以鏡照面，佛言：「不聽照面。照面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或以鉢中照面、或水中照面，佛言：「若鉢中水中照面者，突吉羅。若照看面瘡者，不犯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六群比丘以梳梳頭，佛言：「比丘不得以梳梳頭。若梳頭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又以刷刷頭，佛言：「若刷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頂上留少髮，佛言：「不聽留。若留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留髮令捲，佛言：「不應留髮令捲。若留者，突吉羅。」爾時六群比丘，留髮令長，佛言：「不應留髮令長。若留者，突吉羅。若阿練兒比丘，長至二寸，無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有癩病、疥瘙病，語藥師耆婆：「治我病。」耆域言：「入浴室洗可差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入浴室洗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入浴室洗。洗有五功德：一者除垢、二者身清淨、三者除去身中寒冷病、四者除風、五者，得安隱。」爾時浴室中無有坐物，諸比丘無處可坐洗，佛言：「浴室中聽安坐物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？」佛言：「用木石塼作。」爾時浴室地泥出，諸比丘以泥水洗，佛言：「聽浴室安橙。」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物作橙？」佛言：「以木石塼作。」爾時當浴室中著火爐，諸比丘浴時不安隱，佛言：「應著壁安。」爾時不作竈，火炎直上至屋，佛言：「聽安竈。」竈中一時著薪，後比丘來洗時火勢已盡，佛言：「籌量著。」爾時著長薪喜墮落，若以手舉便燒手，佛言：「以叉舉。」當舉叉時，比丘頭上無髮熱痛，佛言：「以濕物覆頭。」爾時須土塗身，佛言：「應畜盛土物。」爾時須水，佛言：「應畜盛水器。」爾時水器小，佛言：「聽畜瓮。」瓮中盛滿水，爾時瓮水著竈埵上，有木薪墮上破瓮，佛言：「鑿壁安木著水瓮。」爾時瓮高，有比丘取水不及，佛言：「不應高安。」爾時安著下處，有比丘樸觸，佛言：「不得太下太高，齊肩齊頭安。」時浴

室無戶風入，佛言：「應安戶扇。」時比丘入浴室時不得閉戶，佛言：「令一比丘看戶。」時浴室無窓故闇，佛言：「安窓。」時浴室無出烟處故熏黑，佛言：「施出烟處。」時比丘或有用澡豆、或有用土，以濕熱故，浴室虫生，佛言：「應蕩除令淨。」爾時浴室中大有水，佛言：「應出水。」出水時諸比丘吐悶或得病，佛言：「應安伏竇。」伏竇中有蛇蝎、蜈蚣，來入螫諸比丘，佛言：「應織物遮水竇口。」爾時浴竟棄浴室去，後火燒浴室，佛言：「最後比丘應收諸物事，却瓮、却垽滅火，閉戶下[橝-早+卑]乃去。」

佛在維耶離，有一長者名大名梨昌，大富多饒財寶，大有田宅力勢。有一比丘，名迦留羅提舍，與是長者相識知舊出入往反。時迦留羅提舍，食時著衣持鉢持坐具，往大名梨昌所。是梨昌遙見比丘來，讚言：「善來！在此處坐。」即敷坐具。時大名梨昌，頭面禮足已一面坐。比丘語大名梨昌：「今可往世尊所，向世尊作如是說：『云何比丘作非梵行？是陀驃力士子共我婦作非梵行。』」大名梨昌語迦留羅提舍：「云何以無根謗清淨比丘？」迦留羅提舍比丘語大名梨昌言：「若不向佛說此語者，不復與汝言語來往，不入汝舍。」大名梨昌與此比丘深相愛敬故，即作是念：「若我不作是語者，迦留羅提舍比丘必不共我語、不入我舍。」便語比丘：「我當向佛作是語。」是時大名梨昌往詣佛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比丘作非梵行？是陀驃力士子共我婦作非梵行。」佛爾時語諸比丘：「汝等皆覆鉢，莫至是大名梨昌家。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到大名梨昌家自手受食。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作覆鉢。作覆鉢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此大名梨昌誹謗比丘，是陀驃力士子清淨梵行，無根波羅夷謗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和合與是大名梨昌作覆鉢。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至是家手受食，如是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作覆鉢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爾時諸比丘作如是念：「僧已為是大名梨昌覆鉢。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至大名梨昌家手受食。」諸比丘復作是念：「誰能往長者家作如是言：『僧已覆鉢。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至汝家手受食。』」復作是念：「長老阿難是佛侍者，於諸比丘中讚歎清淨梵行，阿難能至是大名梨昌家，作如是言：『僧已作覆鉢，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復得至汝家手受食。』」諸比丘共相謂言：「我等往至阿難所作是言：『僧已為大名梨昌作覆鉢，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往大名梨昌家手受食。』」諸比丘作是語已，往至阿難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已，白阿難言：「長老阿難！僧已為大名梨昌作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得往大名梨昌家手受食。我等心念：『誰能往長者家作是語：「眾僧為汝作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得至汝家手受食。」』諸比丘復作是念：『唯長老阿難是佛侍者，佛常於比丘眾中讚歎梵行清淨，堪任能往作是言：「僧

今已為長者作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得至汝家手受食。」』長老阿難！今可往大名梨昌家作是言：『僧已為汝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復至汝家手受食。』」爾時阿難默然受。諸比丘見阿難受已，從坐起作禮右遶而去。

爾時阿難過夜已，中前著衣持鉢至大名梨昌家。大名梨昌遙見阿難來，即從坐起，著衣在一處立，叉手言：「善來阿難！就此處坐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我不得坐。」大名梨昌問言：「何故不得？」阿難言：「僧已為大名梨昌作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得至汝家手受食。」大名梨昌語阿難：「我今便為自損、功德不生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汝實自損、功德不生。」問阿難言：「我今可得往佛所仰鉢不？」阿難言：「不得。」大名梨昌聞是語已，心愁迷悶躃地。大名梨昌婦扶頭起。以水灑面久乃得醒。婦語大名梨昌：「正有是苦，更有過是苦耶？」自言：「我無過罪，而面向佛說我過，於清淨比丘眾中我謗作非梵行。」

爾時大名梨昌，往詣佛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仰鉢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為是大名梨昌仰鉢。仰鉢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是大名梨昌，偏袒右肩、合掌胡跪言：『眾僧憶念！我大名梨昌罵詈道說，比丘陀驃力士子清淨梵行人，我以無根非梵行故謗，僧作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得至我家手受食。我今願眾僧還仰鉢，一切五眾如本往來我舍手受食，憐愍故！』如是三乞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大名梨昌，罵詈道說，比丘陀驃力士子清淨梵行人，以無根波羅夷謗故，僧為作覆鉢，一切五眾不得往至大名梨昌家手受食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為大名梨昌仰鉢，如本往來自手受食。如是白。』白四羯磨。『僧已仰鉢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